

## 史達林侵新三部曲之六

# 張治中夢想「西北王」

## ——新疆變亂中的人與事

李 郁 塘

### 軍政長官兼主省政

民國卅五年我政府爲了復員行憲，乃將抗戰時期所設各戰區機構，全面改組。第八戰區因在西北，就地改組爲西北軍政長官部。長官及副長官二要職，仍由朱紹良與郭寄嶠二將軍留任。當時轄區新疆境內，雖尚有動亂。但爲配合國策，對負責新疆最高軍事機構——廿九集團軍的番號，仍得取銷，改稱爲新疆警備總司令部。常駐省城迪化，以便就近指揮。原任總司令李鐵軍氏，因在任期間，曾有伊（犁）塔（城）阿（山）三區失土之責。自難留任，乘機去職。就近改調原任河西警備總司令陶峙岳入新繼任。此時駐新部隊，在郭副長官入新坐鎮指揮下，以師爲單元，歸還建制，整理就緒。同時所調騎五軍兩個騎兵師，也全部到齊。正在郭副長官遣兵調將，部署收復三區失地之時。事被俄僑史達林偵悉。深知以現有伊叛那點力量，自難是郭寄嶠的對手。爲了確保既得利益，不得不改變侵新政策，由過去的武裝叛亂，改爲現時的政治滲透。乃下令伊叛頭

目阿哈買提江等，即時接受與張治中所談的和平條款予以簽字。這是民國卅五年元月三日的事。

接着在醞釀新疆省政府改組時，史達林受命駐華大使羅中，逕向我政府要求，爲了便於執行伊犁和平條款，最好由簽字人張治中出任改組後的省政府主席。由此時起，史達林就想抓住張治中爲侵新工具。而張治中一向是投機取巧的能手。也就借梯登高，更上層樓，在就任新疆省主席之前，也藉口爲了便於在新疆行事，向中央要求，最好由他兼任西北軍政長官之職。當時我政府爲了復員東北九省，正謀求與蘇俄簽訂卅年長期友好條約。也想借助史（達林）張（治中）新結成的友誼，從中促成。爲了提高張某的身份。遂於民國卅五年七月一日，新疆省政府改組的同時，就讓張治中得償所願，兼任了西北軍政長官高職。

此次新疆省政府改組，不僅是中國內政上的一件大事；尤且有老毛子（俄帝）插手其間。我政府爲了提高國際視聽，特別隆重舉行，借以警告史達林，在今後不得再從中搞風搞雨。同時還要懾服宣誓人張治中與阿哈買提江等，從就職之

日起，都要奉行憲法，遵守條款。一步一個脚印，好將戰亂多年的新疆，變成福地洞天，讓民休止。遂在省府改組，新人宣誓就職之日。特派年高德劭，籍屬西北，時任監察院長于右老，冒着盛暑，間關萬里，由南京乘專機，遠赴迪化。担任就職大典監督人。當時監督人雖語重心長，言者諄諄。但宣誓人却我行我素，聽者渺渺。蓋因當時的張治中，志在想當西北王；而阿哈買提江身爲俄帝第五縱隊侵新頭目。他們二人雖同時同地宣誓就職。但二人貌合神離，各懷鬼胎。就職伊始，就分道揚鑣。對於國法與誓言，根本就當成耳邊風。因而新疆從此亂事更多，永無寧日。話分兩頭，分筆來述。現在先說張治中。

### 排斥堯樂用鮑爾漢

張治中過去在中央與各省，當過的特任大官，不知凡幾。但總其量，僅是一位大官而已，根本沒有一寸地盤可言。於今就任西北軍政長官高職後，一下就據有了甘（肅）青（海）寧（夏）新（疆）四省偌大地盤。真是心花怒放，自認前

途無量，大有可為。尤且這四省的省政，一向與衆不同有些特殊。他就進一步假此特殊關係，據地稱雄想當西北王。再因兼任新疆省主席，近毗俄土。更想假史達林的另眼相看，在中國境內，再搞第三勢力。好在國共爭衡不下之際，給他留下一席之地。一個人想成王稱帝，就得招兵買馬，另組班底。張治中當不能例外。但他成王稱帝必需借助史達林從旁援助，才能如願。因而招兵買馬的規章是：凡親蘇友共者請入；凡反俄抗共者止步。最顯明的例子，就是另一副主席人選的取決。他一腳將中央預為安排的堯樂博士踢開；反將原是俄國籍，現屬最少民族塔塔爾首領鮑爾漢拉出充任。此中唯一原因，就是因堯氏是新疆境內的反俄抗共硬漢；而鮑某却是人所共知的老俄諜。但此一人事出入內幕，不僅國人知之甚少；即身在迪化的文武大員們，事到如今，仍被蒙在鼓裏不知細情。然而筆者卻曾參與其事。獲得此中祕辛。緣民國卅五年元月間伊黎和平談判條款，得以簽字，接下的問題，就是醞釀改組省政府。首要人事，就是如何安排正副省主席。以當時實情來論，省主席一職當非張治中非屬。而兩位副主席中，除一位留給簽訂和平條款的阿哈買提江外，另一席得在當時留渝的新疆聞人，如堯樂博士、麥斯武德、伊敏、艾沙等人中，擇一而任之。但以上諸人過去在地方上誰最具聲望，何人最適宜出任副主席高位。中央當時都無資料可憑。乃發密電調查。筆者時任新疆第九行政（哈密）區區警察局長，已有多年。因哈密地方是堯氏的故鄉，對其往情，早已調查清楚。獲得密

電，當即回報：「堯樂博士在全疆，是最具聲望的民族（維吾爾）領袖。尤且是反共抗俄的硬漢。回省任職，只有好處，沒有壞處」等語。至於麥斯武德、伊敏、艾沙三人，因地屬他區，概情雖知，詳情少悉，未便置評。在筆者來說，知誰報誰，不加妄評，才屬公正。好供中央參考抉擇。要知中央的密電調查，猶如假投票。我的回報，無異投了堯氏一票。堯氏就此佔了上風。當是年五月五日，這四位新疆聞人，由渝搭機飛抵哈密。筆者就聯合專員曾勇甫，縣長陳守平，以地主人的身份，予以聯合歡宴。席間就傳出中央對這四位聞人的未來安排是：堯樂博士將出任另一副主席高位，麥斯武德將繼羅家倫先生出任新疆監察使，伊敏將出任省委兼建設廳長，艾沙專任省委等情。這是甫由重慶來人傳出的消息，不是馬路新聞。我們在座諸人都相信會變成事實。孰意時到七月一日，新疆省政府改組時，麥斯武德、伊敏、艾沙三人都如所傳變成事實，獨獨堯樂博士落了空。就任另一副主席者，是鮑爾漢。此中原因，就是因堯樂博士是一位反俄抗共的硬漢，有違張某招兵買馬的規章；而鮑爾漢原是個老俄諜，正適合此一宗旨，有以使然。

按鮑爾漢根本不是新疆人，原籍俄屬中亞塔塔爾族人。於一九一九年俄帝鼎革帝俄，紅軍獲得勝利後，大批白俄軍被迫越烏拉山東逃。當時鮑爾漢年甫弱冠，正服兵役。担任白俄軍統帥阿年潤夫座車的司機。當阿年潤夫走投無路，率部逃入新疆時，就被時任新疆督辦楊增新以國際公法，解除武裝。全部俄軍在放下武器後，就向新

疆當局呈請歸化我國作公民。這就是新疆有歸化族的由來。鮑爾漢隨衆歸化，自然也成爲歸化族一員。其後因得知新疆也有塔塔爾族人，旋又改歸塔塔爾族。當時新疆根本沒有汽車，他歸化後就成爲全省悉知汽車性能的第一人。楊增新爲了管理與運用，由俄軍沒收來的大批汽車。乃成立汽車局，爲了便於行事，就任命鮑爾漢爲該局佐辦（副局長）。這是鮑爾漢在新疆任官之始。金樹仁主政後，又晉升爲局長。盛世才時代，汽車局改稱爲公路局，由盛世英出任局長，鮑某改聘爲新疆學院俄文教授。吳忠信任內，又由教轉政，被遴選爲迪化區專員。俟張治中主政新疆時，被擢升爲副主席。其後更繼麥氏出任過省主席，任內詳情，容下文再述。這是張治中在新招收的第一員大將。

### 重用陶峙岳與屈武

張治中在新疆招收的第二員大將，就是時任新疆警備總司令陶峙岳。按陶某籍屬湖南，出身保定軍校。與張治中是同期同學。二人就此拉上關係，一拍即合。在張想來，陶在西北服役十年，由陝西而甘肅，於今又到了新疆。對於西北五省山川地形，以及宗教民風，都摸得一清二楚。即五省的駐軍，師團長以上的軍官，他都能提名道姓了知短長。如能抓住陶某人，無異掌握了半邊軍力。這是他坐上西北王的終南捷徑。因此在就任西北軍政長官的翌日，即時提升陶峙岳由新疆警備總司令爲副長官。陶峙岳就此成了張治中的馬前卒，唯命是聽了！

在陶峙岳來說，他在西北服役十年，也就是給胡宗南當了十年部屬。先在陝西出任卅三集團軍總司令時，是直接受胡氏指揮；其後調任甘肅河西警備總司令，以及新疆警備總司令，雖改隸第八戰區朱紹良將軍指揮，但仍係胡宗南將軍的安排。在陶某想來：出身保定的老大哥，竟受黃埔小老弟的指揮節制。誠屬莫大的侮辱！因此他的內心，不僅對胡宗南將軍大表不滿；尤其對此一侮辱移怨於最高領袖。此一怨尤心情一直保持了十年。於今突被張治中擢升為副長官，從此才算擺脫與胡的部屬關係。這是他此生最感愉快的一件大事。因此陶對張的提拔拔擢，要永銘肺腑，銘感五中！爲了感恩圖報，只有言聽計從，惟張治中的馬首是瞻了！

張治中就任西北軍政長官以後，因身兼辦事的新疆省政府主席。自得多留迪化，以便就近處理省政。對原設蘭州的長官部，無異唱了空城計。而他想當西北王，還得拉攏二馬（青海省主席馬步芳，寧夏省主席馬鴻逵）作援助。於是遂將熟悉西北種情的陶峙岳！安排到蘭州去坐鎮。所遣新疆警備總司令一職，旋經中央任命黃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繼任。

張治中在西北招收的第三員大將，就是迪化市長屈武。按屈武出身留俄學生，思想左傾，籍屬陝西，不僅與于右老是同鄉，尤且係至戚（長婿）。當年學成回國，正在京賦閒。適右老奉派入新，爲張治中就職監誓。右老遠行需要侍從，因係至戚，遂被邀作陪，以便照拂。此次右老入新，當被張治中視爲貴賓。招待的責任，就落在

新任省府秘書長劉孟純的身上。而劉某是追隨張治中多年的鐵心豆瓣，能言善道，鬼點子最多。也是爲張招兵買馬的總負責人。爲了善盡招待右老的重責，就得隨時和右老唯一侍從屈武接觸。誰料二人臭味相投，一見如故。因爲一方面正要招兵買馬；一方面正想求官覓職。尤且屈武親蘇友共的見解，正合張的治新條件。因此一拍即合。旋由劉某向張推荐，出長迪化市長。就此留在新疆作了張治中的幫手。以後凡是張治中和俄領館有所接觸，屈武就担任譯員。即便和共匪談判，屈也要担任顧問，其親蘇友共的表現，的確令張治中心服口服，認爲是不可多得的幹才。至於屈武親蘇友共的事蹟，容下文再述。

### 出巡遭遇示威場面

當張治中將新疆省政府，迪化市政府以及蘭州長官部的要員人事安排就緒後，對他欲稱西北王的架構，已算初步成功。剩下的問題，就是爭取民心，充實內容。在他想來：新疆在烽火連天的亂情下，得能獲得目前暫時的和平景象，都是他張治中力主和談的功勞。大家在安居樂業的氣氛中，自會飲水思源，向他感恩圖報。因此一爲借機親民；二要顯享榮耀。就決定於是年年底前，要以省主席的身份，親作全省十區之巡視。如能向下再拉攏多數縣長與專員，都能和他一個鼻孔出氣的話，那他就可當終生的新疆省主席，與世襲的西北王了。因張治中有了如斯構想。遂於是年十一月初，組成全疆行政視察團，由他担任團長，率領副主席阿哈買提江，民政廳長王曾善

，教育廳長賽福鼎（以後匪治維吾爾自治區主席），省府副秘書長阿巴索夫等，浩浩蕩蕩，乘上專機，先到和平統一後的伊犁區去視察。當時在伊城機場與市區的路徑，雖也排有不少民衆。但所持的標語，竟是「國軍離新」，所喊的口號也是「漢人出境」。而張治中既是國軍的最高長官，又是不折不扣的漢人。如此表現，怎能算是歡迎，簡直是向他示威，硬下逐客令。當他步下專機，坐進汽車，向城區進發時，更有以土塊石頭擲向車頂。好在有阿哈買提江相陪，擲石羣衆未便接近座車。尤有甚者，在張治中留伊期間，根本沒有看到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。爲他行館守衛的軍警，都是身穿列寧裝，頭頂紅星帽。他身臨此境，猶如到了俄國作外賓。他一看情勢不對。除了翌日在伊區專署參加一次極短的歡迎會後，就決定不再前往塔城與阿山兩區去巡視。當天就乘原機折返迪化。在張治中來說，此次伊區之行，真是乘興而來，敗興而返。除了裝回一肚悶氣外，一無所得。但他還不死心；因爲伊區原站在反對立場，如今仍以敵人視他，其情尙有可原。但其他七區均在國軍駐成之內，自當別論。於是又於是年十二月底，再率原班人馬，仍乘專機，前往南疆首府喀什區去巡視。

喀什位於帕米爾高原東麓的喀什克爾河兩岸。是南疆首府所在地。全區居民逾百萬，即喀什兩城（疏附、疏勒）的人口總數也有卅餘萬，要超過省城迪化一倍以上。素爲新疆第一大城。所有居民百分之九十九，都是虔誠的伊斯蘭教徒。對無神論的共產主義，向極反對。此次伊犁叛亂事

件，完全是由史達林在戰勝希特拉之後，利用阿哈買提江漢奸等，組成第五縱隊重演侵新把戲。那能說成是伊民「革命」之事。他們在武裝叛亂受阻之時，就改爲政治滲透，這是共產一貫所用的談話打打的手段。然而張治中竟願意入彀，和他們簽訂下和平條款，將己方手腳束住，無異向對方投降。於今簽字人的張阿兩人，竟然大模大樣，以正副省主席的身份，前來喀什視察。這無異要挾住喀什人的脖子，低頭信仰共產主義，他們何能不反對。也就因此，當張阿專機飛抵喀什機場時，各機關的首長們，雖然也列隊作歡迎的場面。但在機場外圍以及沿途的羣衆們，却手持「反對向敵投降」的標語，口喊「驅逐漢奸出境」的口號。當張阿座車由機場到城區的沿途上，更不時遭到居民們擲以瓜皮菓屑的襲擊。致將張阿座車，染得五顏六色。不僅使阿哈買提江驚恐無已！同時也使張治中難堪已極。從此時起，張治中才知道，他的「親蘇友共」治新政策，可說兩面不討好！而出巡之舉，原想求榮！現反遭辱！所爲何來？如不見好就收，急流勇退的話，可能影響前程。因此其他各區的巡視就此作罷。在留喀時期，僅參觀了一下香妃墓與耿公（恭）台，就過返迪化。時到民國卅六年元月，就藉口晉京述職，伺機辭去新疆省主席兼職。冀保現獲的聲譽。在張治中想來，如易人出任省主席後，新疆大局繼獲和平，身爲西北軍政長官，當然仍有榮焉！如情況惡化，再起動亂，一骨腦可把責任推到繼任身上，動亂責任就與他無關。

### 麥斯武德主新風波

不知事有湊巧？抑是張治中事前獲得消息？就在他赴京不久的時候。而美國總統杜魯門，想將美國民主方式，搬到戰後的我國來實行。想用和談方式來解決中共叛國問題。所派和談特使五星上將馬歇爾適時抵華。因張治中不僅有用和談方式解決伊亂的經驗；尤且還有組成新疆聯合省政府的事實。當即被馬歇爾看中。向我政府要求，應派張治中爲三人小組中的政府方面的代表。張治中就抓住此一藉口，即時向中央政府請辭新疆省主席兼職。理由正大，中央當予允准。同時他又推荐時任新疆監察使麥斯武德爲繼任人選。以當時的實情來論，由麥氏繼任省主席，不失爲最適當的人選。論民族是維吾爾族，論籍貫是伊犁人，論學歷是留土國的醫學博士。平時言不及反共，而內心又力主新疆與中華民國不能分離。道德學問，兩兼有之。派其主政新疆，自屬最理想的人物。但此一消息由南京傳抵迪化後，阿哈買提江等首先反對，揚言不能合作。但又找不出反對的理由。適是年六月一日，中央監察院改組，要成立民選監察院。每一省份至少由省議會選出五位委員，向南京報到。新疆省政府奉命後也正緊鑼密鼓在籌備成立省議會，以便進行選舉事宜。然而成立省議會，必須由省主席親自主持。當時中央雖任命麥氏出任省主席，但尚未到任。阿哈買提江就抓住此一機會，提出合作條件，如由麥斯武德出任主席，省議會議長必須由伊方擔任。竟將此一條件，向長官部提出。當時因張治中留京，陶峙岳駐蘭，遂由祕書長劉孟純接見。當面說明：新省正副議長的產生，是由省議員選舉

而來。不能由行政機關委派。長官都至難爲此幫忙。必須先讓麥斯武德就任省主席，才能成立省議會。順囑阿等如欲要伊方人員出任議長，惟一的辦法就是要向其他七區省議員多多拉票，才能如願。此次新疆省政府改組，原訂於五月一日舉行。奈因阿等反對，以致一延再延。時至廿八日麥主席才得宣誓就職。同時宣佈成立省議會，由新任主席主持選舉正副議長。當時出席大會的十區省議員，因爲政治背景不同，分爲兩大陣營，省政府爲了便於招待，將伊、塔、阿三區的省議員，都安排到南樑招待所中，其他七區都住入城中招待所，議員人數的比例，也正好是三與七之比。在先天條件上，人多者爲勝。就在省議會緊鑼密鼓要選舉正副議長的當口，半途又逢回教將軍楊德亮，由其防區阿克蘇管省述職。每日借做禮拜的機會，促勸七區省議員精誠團結，要打勝此一政治戰，將正議長及副議長全部拿到。爲了選票不分散不浪費，他竟建議大家，先選阿克蘇籍的沙以提大甸洪爲議長，繼選迪化市籍的馬良駿大甸洪爲副議長。因楊將軍治軍嚴謹，素有政聲。他的此一建議，就此發生很大作用。時到廿八日。選舉的結果，果如楊將軍的安排。正副議長就由沙以提及馬良駿二大甸洪當選。

### 省議會與監委選舉

省議會是先由各縣選出了省議員，繼由全體省議員選出了正副議長，當然就算正式成立。因迫於六月一日要將五位監察委員選出。好如期向監院報到。因此當時就由沙以提議長，繼續主持會議，以便進行選舉監委事宜。然而這時伊、塔

、阿三區的議員。因選舉正副議長的失敗，已奉到阿哈買提江退會的命令。同時提出抗議，說選舉正副議長不民主有弊端，伊方不能承認。因此新疆省議會第一次會議就此流產。五位監委也沒有產生。時至今日，立法院中有新籍立委出席；國民大會也有新籍國代參與。而監察院卻沒有新籍監委出入其間，即種因於此。

此次新疆省議會的選戰，伊方不僅沒拿到議長職位，竟連副議長也沒摸到邊。在他們所施政治滲透政策上來說，可謂全軍盡墨。史達林聞訊後大為不滿；尤對楊德亮將軍恨之入骨，成爲眼中釘，非拔去不可。而拔釘報辱的唯一辦法，就是動武。適這時在中國中央政府方面，正有美國特使馬歇爾來華，販賣美式民主政治，在史達林眼中，這是給俄國製造侵新良機。而在俄國方面來說，已在轉運鎊沙的機會，曾將大批武器，密運於迪化總領事館，與吐（魯番）鄯（善）托（克遜）各地。足可在迪化再製造第二件伊亂事件。好將整部新疆攫爲俄有。在未述此事之前，對於蘇俄密運武器入新的經過，與阿哈買提江就任副主席後，利用職權所玩過的把戲，似有先行補述的必要，茲分舉補述於後：

### 南山口事件的由來

當新疆聯合省府組成後，依和平條款第一項的規定，各縣民選縣長，必須在三個月內選出。選舉的辦法是先成立縣參議會，在參議會內，由縣參議員間接選舉產生。但選舉縣長的監選人員，必須由省方派員担任。阿哈買提江就抓住此一機會，大量派出爪牙担任各縣監選人員。當這些

爪牙人物到了各縣，竟以省方大員自居。所謂監選就是指選。如他們指選的人當選，當然沒有問題。例如吐魯番的阿不都熱合滿，托克遜的海米提，鄯善的司馬依等，都是親伊份子，他們自然承認當選有效。但在哈密伊方指選的第四鄉長色以提，和堯樂博士提名的白西爾王競選落敗後，竟以監選人身份，先之不承認選舉結果；繼之指控堯樂博士控制縣議會。最後更唆使色以提在其第四鄉發動南山口叛亂事件。成爲新疆省政府改組後，哄動全疆的第一件大事。筆者時任哈密區的警察局長，對於選舉風波與動亂經過，均身臨其境。詳情是這樣的。

當新疆各縣奉命在十月內，要完成民選縣長之事時，堯樂博士正在故鄉閉居。當時就有人建議讓其次公子堯道宏出來競選第一任民選縣長，但堯氏爲了報答老回王沙馬克沁提拔之恩。除婉拒提名次子之外，並建議由老回王長孫白西爾王爲競選人。一因回王素爲哈密回民崇拜的偶像，二加堯氏的聲援。競選結果，以全票當選。此一經過，完全合法合情合理。但伊方監選人，硬在雞蛋殼裡找骨頭，硬是不承認。再加色以提在其任內因將春耕種子代金挪用娶妾，因自己落選就無法交代。新舊縣長短期內就要交接，他就利用

競選縣長門道，和監選人拉上關係，因而獲得阿哈買提江的青睞。指示他要在哈密地鬧事，好給堯樂博士一點顏色看看。如能將堯樂博士搞得灰頭土臉，將來的哈密專員就是你的。色以提一因挪用公款在新舊縣長交接時，無法交代；二想未來的專員高位。在官迷竅，鬼迷心的情形下。果

然在宣佈落選之日，在他轄區南山口附近，先之攔劫了兩車軍糧，繼之圍攻當地警所與排哨。欲想搶奪軍警武器。好在南山口警所與排哨，均係碉堡式建築，易守難攻，再加有電話與哈密及鎮西連絡。因而迅速外援。當哈密一連解圍部隊趕到附近時，坐在司機傍的連長，首先下車偵察亂情。不意在一塊巨石後，突放出冷槍。雖僅一彈，竟中要害，倒地身亡。雖經軍醫搶救仍屬無效。這是此次亂事中唯一犧牲者。

第四鄉的自衛隊，原由鄉民臨時組成。也未經過大陣戰。一看一連隊伍蜂湧下車，當即四散逃亡。該連乃乘勝追擊，至鄉公所處始將兩輛被劫糧車，原車開出頭道溝，重沿哈鎮公路，運往鎮西。南山口叛亂事件至此告一段落。但哈密駐軍因有連長犧牲，非要追捕禍首不可。色以提就此由鄉長變成逃犯，躲在天山山區裡不敢回家。於是就派人潛往迪化，向阿哈買提江告狀，說是哈密專員縣長聯合軍警，硬逼第四鄉民造反，才發生南山口事件，請他作主。

### 三大員抵哈密調查

阿哈買提江獲得色以提密告後，再添油加醋向張治中說是說非。而張治中一因哈密地處甘新孔道，二又有排斥堯樂博士的鬼胎。覺得不能讓事態擴大，應迅予結束。當即指派副主席鮑爾漢，省府秘書長劉孟純，副秘書長阿巴索夫三位大員，乘專機飛抵哈密。前來調查，並作處理。哈密各界獲情後。當由新任專員李朗星將軍，新選縣長白西爾王，舊任縣長陳守平，筆者時任哈密區警察局長。聞訊後首先抵達機場佈置歡迎場面

。因為南山口地屬哈密。而這三位大員一下飛機，就申言只停幾個小時，當天要返省城。指明要在哈密縣政府會議室，先開調查會議，然後依事依法依情依理處理此案。既然如此，歡迎人與被歡迎人全體開往縣政府。在機場就以電話邀請駐軍主管親來出席此一聯席會議。當時四十五師師長徐達將軍因事離哈，遂由代師長田子梅將軍親來參加。當應出席人到齊後，首由縣長陳守平提出南山口事件的簡報：「此次南山口事件，論近因，是色以提鄉長競選縣長失敗，遂移怨他人；論遠因，是今年縣政府發給第四鄉巨額春耕代金，被該鄉長娶妾挪用，迄今未辦報銷，本席移交在邇，曾限令其趕辦此案。孰意他竟採取叛亂行動。冀求淹沒行政上的責任」。

俟陳縣長簡報畢，副秘書長阿巴索夫，竟不顧大體，搶在副主席鮑爾漢，與正秘書長劉孟純之前，離席發言：「本席來此之前，就接到許多報告，都指控此次南山口事件，完全是官逼民反。現經陳縣長簡報證明，果然一點不錯。那麼此事的後果，就要你在座的文武官員負責」。

此次南山口亂事，最吃虧上當者，就是軍方武官員負責後果。田子梅將軍首表不滿。但田將軍素養很好，對人言談，向不激言厲色。聽到阿巴索夫的責言後，也就打蛇順棒上，立即站起回駁的說：「此次南山口事件，原本是地方上的一件小事，根本不敢勞動省方三位大員，親臨哈密處理。副秘書長既然要在座文武官員負責。本人完全接受，決不推辭。一定能處理完善，如有差

錯，願受上級處分。漢族人有一句俗話：『殺人者償命，借債者還錢』，放諸四海皆中，維族人當也不能例外。所謂官逼民反，要有事實作證，不能空口說白話就算。我的軍車被劫持，連長被射殺，警所排哨被圍攻，何能說是官逼民反呢？本人現對此事的處理原則，協從者不究；倡亂者嚴辦。元兇色以提必須緝捕歸案，依法懲處。以命抵命。不要以為他家住天山區，就可藏匿。要知本席駐防鎮西多年，附近有幾道溝，有多少人，都瞭如指掌，決不會讓他漏網。定必將其明正典刑，為地方除害，請三位大員放心。如無他事，本人就此告辭」。

李專員一看田子梅與阿巴索夫，硬唱對台戲，決不是解決事件的辦法，當即勸阻的說：

「鮑副主席和劉秘書長，遠道來哈，尚未開口，理應先聽聽他們兩位指示後，我們再作商議！」就此又將田將軍挽留坐下。

### 輕縱禍首大事化小

此一鬧劇演到如此場合，已到鮑爾漢與劉孟純二人登台亮相的時候。但鮑爾漢一為保持身份，二也覺得不好開口。於是在推讓一陣後，乃由劉孟純站起說話：

「南山口事件，傳抵迪化後，張治中主席非常震驚與重視，當即指派我們三人前來調查處理。在聽過陳縣長的報告，與田將軍的述說，事情的真相大致都已明白。本人代表省方，希望此事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。我現在提出解決此一事件的幾點辦法，和諸位共同商量：其一、關於新舊

縣長交接事宜，可將第四鄉春耕種籽代金一事，予以專案報省備查，不必列入移交。其二、四十五師某連長殉職一事，可由師部長官部請領一筆撫卹金，轉發其家屬，冀作撫卹，並慰英靈，也就算了，不必再作深究。其三、色以提第四鄉長職位，乘新縣長上任之際，予以免除。其四、為哈密地方安寧，免生事端，可將色以提移居伊犁區，不知諸位以為如何？」

劉孟純當時身任長官部與省政府秘書長兩要職，既有權指揮各地駐軍，也可轄各區縣的行政。於今他要將南山口事件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無，而提出解決辦法，也面面俱到。時任專員的李明星將軍，首表贊同，隨即發言：

「劉秘書長的指示，不失為解決事端的最適當辦法。不過還有一個尾巴，我要指出。那就是色以提如何出境？如何隱居伊區，應指明專人負責執行，免因此事，再生事端！」

這時鮑爾漢覺得發言機會到了，當即用手指着阿巴索夫說：「色以提移居事，由阿副秘書長負全責。至於出境事由新縣長白西爾王負責好了！」

白西爾王只有聲望，沒有才華，一聽此話，就慌了手足的回稱：「我不敢負此責任，請另派他人好了！」

這時李專員為了息事寧人。轉臉就向我說：「護送色以提出境一事，交由李局長負責好了！」時過三日，我先在天山區將色以提找到，然後親自護送到中蘇機場，目睹起飛，此一鬧劇才算落幕！（未完待續）